## 君愛讀涵秋小說乎？

今涵秋先生所治之小說，歡迎者衆，無待揄揚，下列數種，悉爲先生惨心之作，實有無多，愛讀者盍購求之。

- 雌蝶記 四角
- 雙鶯血 對折
- 花間怨 七折
- 瑤琴夫人 五角
- 瀟秋筆記上 二角
- 瀟秋筆記下 七折
- 一元 三角
- 二角 七折
- 經售處 ◎品報館 ◎有正書局


## 生殖器病最新療法

青年因患生殖器病以致失於戀愛者多矣，本醫專研此科，久著聲譽，凡有此病，自應來本醫院診治，本醫院設備完善，專科醫士，學識優長，療法新穎，藥品精良，特別注重，每日門診時間，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，下午三時至六時，近來早晨增設夜診，前來求診者，本醫院特別優待，不收診金，本醫院設有專門醫士，以治疾爲主，本醫院

報紙拍賣廣告

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譯轉

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譯轉

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譯轉

任何方面者，惟酬報必須現金，凡國庫券印花票彼須補券期票等，既不收受，如欲接洽，鄙人可任其勞，祇取佣金每百分之九十五，此外並無絲毫費用，以及小賬等等，特此佈告。

報界謝客謹啓

（馬二代探）

每百分之九十五，此外並無絲毫費用，以及小賬等等，特此佈告。

報界謝客謹啓

## 老母牠身子

（翁丹）

孫中山算歐倫人的老子，當說他是其父，吳子玉偏偏喜歡倫人的兒子，而且要做曾家的大兒子，從外面看來，當然孫中山計着便宜，吳子玉吃虧啦，然而不然，從前有個欠債的人，怕債主疑心他不還錢，他賭咒給債主聽，說，我若不還你的錢，就來生做你的老子，債主疑心他不還錢，他賭咒給債主聽，說是一隻狗，一隻驢，來借還你，不過還了一部分，如做了你的老子，有甚麼狗驢馬，不通統替你撐得完完全全的呢，孫中山老子雖然做了，可憐他活到六十歲，依然在這裏替人還債，吳子玉呢，他真要得曾家的家私嗎，而且做了大兒子，更要加一提出，如何不上算，不過有一層，我替吳子玉擔憂，曾倪的家私雖大，却一稱刮子是民脂民膏，若談因果，講天理國法人情，都非疑斋生城還不可的，向來的定例，父位吳將軍，自己對百姓背的債，想上去，大約已不少了啊呀，再代一個老子還這債務，若照秋半子說，恐怕幾乎高世投不着人身呢，常言道得好，「吃虧的長在」，孫中山到底不愧一位孫逸碼子啊。

## 章行嚴的無首論

（虞文）

七月廿一日章行嚴先生，在新聞報上做了一篇論說，喚做「無首論」，那天我正在「鏡園」裏，制詞房裏是總有新聞報的，滿個制頭，怎麼新聞報，竟提個起無頭起來啊，一個人沒有頭，怎麼可以生活呀，一個道「補論」了，要是真個沒有頭，我們那個制頭店，還開他做什麼，制頭店裏出來，我又到洗澡堂子裏去，他們也在那裏看新聞報，兩個堂倌，也在那裏看急，一個說，要是沒有頭，無頭鬼，豈不嚇死了人，一個道，無頭鬼倒也嚇不了，在我們澡堂子裏，走出走進，都是那些無頭鬼，豈不嚇死了人，一個道，無頭鬼倒也嚇不了，怕是裸體的無頭鬼，更加可怕，後來我到點心店裏，他們也乃故意說，同日，六王代起爭雄。今鹿初。亦謂美人花不如。張春帆君來觀，頭稱賞之，漱六張別字也。（女伶歌湿上者，有文豔琴豔文豔粉豔香豔武豔諸封號）乃視天際異人，頗曲滿堂盡協律。尹道雲奚娘歌第一，絕舞初測雲錦裳。清聲如鼓湘雲怒，朝仰雲日典禮之盛前未聞。誰實當者，潘湘雲。丹府老伯日踏雲空。（此句）四海一，別有佳人字秀峯。（汪碧雲小字。）可比仙掌雙美容。今看雲豔風流盛，碧豔何時起就封。

（謝松）

## 放屁與扒灰

（黃祥）

世界書局自稱原合璧的紅雞誌五十一月臭瓊瑤，扒灰老老看見迷迷笑，一心代表兒子把百姓造，哀告到三更，那怕是深青，吹，還神加意描寫的歌詞發行人就不怕當道，加上一個「有傷風化」的判語嘍，這明偷「智者千慮必有一」，我勸發行人以後還是攝行編輯事務，效法某報館老洩先生的辦法能。

## 復負平生

（小隱自北京寄）

在議論，有人道，不是呀，這個無首，教我們點心店不賣個首能了，帽子店背飾店，也起了恐慌，說沒有首，更用不着我們了，我因寫彼他們閒話，一個道，補論了，要是真個沒有頭，我們那個制頭店，還開他做什麼，制頭店裏出來，我又到洗澡堂子裏去，他們也在那裏看新聞報，兩個堂倌，也在那裏看急，一個說，要是沒有頭，無頭鬼，豈不嚇死了人，一個道，無頭鬼倒也嚇不了，在我們澡堂子裏，走出走進，都是那些無頭鬼，豈不嚇死了人，一個道，無頭鬼倒也嚇不了，怕是裸體的無頭鬼，更加可怕，後來我到點心店裏，他們也乃故意說，同日，六王代起爭雄。今鹿初。亦謂美人花不如。張春帆君來觀，頭稱賞之，漱六張別字也。（女伶歌湿上者，有文豔琴豔文豔粉豔香豔武豔諸封號）乃視天際異人，頗曲滿堂盡協律。尹道雲奚娘歌第一，絕舞初測雲錦裳。清聲如鼓湘雲怒，朝仰雲日典禮之盛前未聞。誰實當者，潘湘雲。丹府老伯日踏雲空。（此句）四海一，別有佳人字秀峯。（汪碧雲小字。）可比仙掌雙美容。今看雲豔風流盛，碧豔何時起就封。

（謝松）

## 綢莽同張

（孫老）

昨見丹翁一文，因綢莽同張問題，笨人孫將軍，以賞賜嘻，其中最得意之作，殆無過「綢然高舉」四字，文人慧業，奇妙乃爾，吾人請進一解，藉爲老丹解嘲，可乎，某文太長，增刪，一夕，手通綢莽目，雖誦不已，其妻過而見之，問綢目二字何解，某爲詳細說釋，老乃指曰，若是當言夫爲妻綢，即是義耶，曰，然曰，夫爲綢矣，目將焉居，曰，綢目爲對待名詞，夫爲妻綢，即妻爲夫目明妻爲夫目明，其爲何故，曾如故，妻乃促之使息，某遂從之，於是夫若縛相對待，同綢巢而目張矣，丹翁文中之場字，得屬害，取新聞報來一看，原來章行嚴先生的無首論，是不要元首的意思，因爲袁皇元洪走了，大家想做總統論，我想章先生在無論之前，或者也做過一篇選元論能，但是新聞報館諸君很廣，而尤其是蔡及於下野商人，章先生那麼高若之論，因此却不免發生了人家的誤會啊。

## 背與脚

（管城子）

□題某雜誌封面畫

擡起一雙背，伸開一雙脚，這般形相排乃器，主人一笑聊復言。自有生來無此樂，我有擕持萬古之春染，微荷子約之月鋤，汝曹事我亦大佳。汝強我能將背託，我生豈乃不可言，相我面不我背者，汝曹倘我作舂背，知我脚力差不弱，我爲汝曹計，便與汝曹約，脚到臨時抱已遲，背從塵處攝才者，汝奪事我背與脚，我遇汝曹終不薄。

大抵作如是觀，是脚綱之謂也，然脚自算自奏，從於叔岩之走紅，遂令已有口報，口口報，口口報，凍有響響，銷數亦高，對于其如目何，其更如此張目何，呵呵，哈哈。

## 挽少吾三兄

（雲塞）

海上相逢，早識斯人名抑鬱，花間一死，可憐作鬼亦風流。

□又

春夢當年，花委塞漲，君等市骨，聚骨何處。雲飛荒湘，誰更招魂。

## 詩鏡

（公猶）

黨籍森嚴，風流雅士，保護一派此爲是。爲軍官前他人父，魏武編應有子孫。

□

堂堂記者，抒腳擦背，神聊勞工。一般滋味，出產喜揚。無檢點徊，有所不爲，行嚴官謂，其實爲之，無傷廉恥，且也維鈞，況乎淩游，所異人任，者個我會，人奏我取，廣德廣累，惟鶴之舉，自爲非類，奉身請過，大復何罪。

## 軒鄉擦背

（丹翁）

當舉叔岩之所以非謂，馬譚（寫美）之所以近余，（叔岩，寫之於舊，以與從人，力舉叔岩，榮可藝朱，色皆爲，自算自奏，從於叔岩之走紅，遂令已有口報，口口報，凍有響響，銷數亦高，對于其如目何，其更如此張目何，呵呵，哈哈。

□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譯轉

□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譯轉



## 喪庭雜係

（四）

（林琴南最近作）

（小雲自京寄）

癸亥五月，小雲出招飲，座間迷索友雄叔韻，葛士也，四博而消修如鶴，自言生平素不信鬼，今頗信矣，家居無聊，家家人映相，某家興坐疏簾之外，室空無人，影成，則獲內多一碩腹之姥，婢方病癡，懼於勞累中，忽中所見者，殆其生魂也，又言庚子辛巳間，有僉姓者，團宮也，家於南橋街，僉有二女，皆年二十以外，時與鬼戰，往往爲鬼所摸，以背抵牀作聲，然僉夫婦未之信，一日有乘車門者，徒昼造訪，僉未起，盡坐候之於廳事，忽見白衣婦人，以布蒙頭面哭，聊袂而出，可四五號，蓋大驚，疑其家有兇事，乃問家人，且遍其所見，傳者從容答曰，常事耳，雖鬼實不見人，已而僉出，盡趨以移居，僉曰，鬼乎，吾女恒以爲言，余不信也，蓋因言宅之非吉，僉意鬼人語夫人，夫人聽，以語僉，僉曰，小鬼頭可殺，語未已，女披其頰矣，僉大驚，草草遷宅，遷宅之前一夕，鬼作怪，以微頭納夫人之口，喊喊而醒，故自言，自行路起，噪言雖小，韻，可或見，求之不得，亦不老見，其陰間多有但見，鬼見，求之不得，亦不老見，其陰間多有但見，鬼見，求之不得，亦不老見，其陰間多有但見，鬼